

笛安 | 写作, 只因热爱生活

年初, 80后代表作家笛安推出了长篇小说《南音》, 这既是龙城三部曲的终结之作, 也是她个人创作史上的一场阅读盛宴。此外, 她还有两个经常被提到的身份: 郭敬明旗下《文艺风赏》的主编, 及著名作家, 李锐和蒋韵的女儿。

■文 | 唐骋华 ■图 | 受访者提供

《南音》, 有我最多的挣扎

生活周刊: 《南音》是龙城三部曲最后一部, 但多了一座小城, 还增添了新角色。

笛安: 在最后一部我的确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把这个家庭原先相对封闭的空间打开, 让外界的什么东西进来。所以多了小城永宣和来自永宣的昭昭。小说的核心冲突就因昭昭而起, 随后西决和陈医生的对立直接导致了一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小说的空间一下子打开了, 这个家庭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延展空间。

生活周刊: 你说《南音》的写作难度超过前两部, 处理时“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 具体指哪些困难, 如何克服?

笛安: 在《南音》里我试着记录一些残忍的东西。西决做的事肯定是错的, 陈医生对待昭昭的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最悲剧的地方在于, 其实人人都有理由, 但不可挽回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都必须有人对这个后果负责。我也费了很多心思去写南音这个人物的价值观怎么毁灭、怎么重建、怎么变成一片荒芜。可以说这是我心里最沉重的作品了, 有最多的挣扎。

生活周刊: 三部曲里你说最满意的角色是西决, 因为“复杂”。

笛安: 他是个好人、是个绅士、是个可以为别人活着的人, 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没什么太大兴趣和野心, 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人就是他的信念。可是这个信念终究有崩溃的那一天, 是陈医生让他发现了, 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善意全部是一厢情愿, 于是他做了很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他最复杂的地方, 他代表着我的理想, 我亲手砸碎了他。

用一生, 让人们忘了我是谁的孩子

生活周刊: 你曾说小时候听母亲讲故事, 所以至今坚持小说是要讲故事的, 或许, 这是他们对你最大的影响?

笛安: 我觉得不是。我热爱故事, 喜欢那种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形成的看不见但是能引起微妙共振的空间。

生活周刊: 你去巴黎留学读的社会学, 选这个专业是特意避开父母的领域吗?

笛安: 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专业好像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也好像挺有意思的, 能给我点机会多看看法国是什么样的, 我是说, 比较深层的了解。我完全没想过念文学类的专业, 没想过会成为作家, 而且我也觉得就算是想写作也不用去大学里学。

生活周刊: 那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 是哪一天或哪一件事触动了你?

笛安: 其实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还没念大学, 当时是到法国第一年, 在语言班一点点地学法语。或许是从头学一种陌生的语言让我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 头脑里被植入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逻辑, 对中文的语感就有了很奇妙的变化, 就这样, 开始写小说了。

生活周刊: 回过头来谈你的父母, 出道时你们曾立下规矩, 公开场合里不提彼此。

笛安: 工作和私生活总该分开吧? 我们家的人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和公共空间里上演“合家欢”的场面。我觉得在这点上, 过分敏感的不是我和我爸爸, 而是太关注我们父女这件事情的人。



笛安

80后作家, 《文艺风赏》杂志主编, 曾荣获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已出版《西决》《东霓》《告别天堂》等。

快问快答

生活周刊: 你的小说有自传成分吗?

笛安: 所有的小说都在讲我精神上的困惑和挣扎啊。

生活周刊: 还是不愿意接受“文二代”这样的标签吗?

笛安: 标签本来就是外人给的, 我已经看得比较淡了。

生活周刊: 为什么而写作?

笛安: 人生太不完美、太多痛苦, 可我又真的太爱它。

生活周刊: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笛安: 一个好作家, 我心目中的那种真正了不起的作家。

生活周刊: 内心最柔软的东西是什么?

笛安: 爱情。

生活周刊: 怎么看待生死?

笛安: 即使用一生也无法看清生死的奥秘, 但我愿意怀着希望努力。

生活周刊: 尽管如此, “出身”似乎还是使你在起跑线上比一般文学青年有优势, 比如处女作就是李锐先生递给《收获》的(虽然隐去了你的身份), 《西决》出版时苏童写序、《东霓》出版时刘恒作序, 《南音》腰封上的“推荐阵容”也很强大。诚实地说, 出身对你的文学之路究竟意味着什么?

笛安: 意味着我得用一生的时间, 付出一生的努力, 去让人们忘记我是谁的孩子, 而只记得我写过什么作品。

郭敬明, 一个好的、靠谱的老板

生活周刊: 有趣的是你一方面被认为是纯文学作家, 另一方面又被认为和商业结合得很好, 龙城三部曲销量都很好。对此, 你自己怎么定位?

笛安: 我从来不给自己定位, 那会妨碍我自由地写我真正想写的东西。作品的质量好坏完全是作者本人的原因, 但销量好坏取决于团队工作。我经常讲, 龙城三部曲的销量要感谢所有为它们努力工作过的同事们, 起初《西决》刚写完的时候, 大家都担心过会不会没那么容易被读者接受,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为此做出过的努力。当然, 也感谢读者。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商业和文学是不矛盾的, 这个问题郭敬明上我的专访时也聊过。我认同这点。对于真正特别的个例来讲, 他比时代领先太多, 得不到市场的认同是没有办法的。但大多数情况下, 文学品质跟商业好坏之间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不相容。健康的市场是可以提高读者的口味的, 也能催生好的东西出来。

生活周刊: 谈谈你心目中的小四。

笛安: 他是个好的、靠谱的老板, 是个有经验也有理想跟热情的出版人, 他也是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文艺风赏》做他专访的时候, 我在结尾处用了很简单的一句话: 我很高兴认识你。我觉得这句话是最简单也最全面的表达。

写作, 是因为人生太不完美、太多痛苦, 可我又真的太爱它, 并且我想成为我心目中的那种真正了不起的作家。

当他们的父母是作家

80后作家照日格图: 文学创作更多的是靠独立的思考, 这关系到个体精神领域的问题, 个人天赋与爱好至关重要。但是他们更熟悉这个圈子, 占有很大的资源优势, 而其他的作家则需要多年的积累。

接力出版社白冰总编辑: 作家应该以作品说话, 作品的好坏要看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新生代的作家是中国作家的后备军,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也会经历优胜劣汰, 没有必要去区分主流与非主流。

新萌文化主任编辑郑辉: 80后的一代主要还是太年轻, 容易被误会或争议是靠父母而获得成绩。但他们从小有家庭文学氛围的熏陶, 等再过几年, 取得更多优秀成绩, 得到更多的认可, 也就渐渐“独立”了。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 这些孩子都很棒, 他们从小耳濡目染, 对金钱没有那么赤裸裸的迫切, 他们和从低层上来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我对他们还是会有期望。但目前中国严肃文学的读者群, 主要是中年以上的人, 年轻人愿意走莫言、王安忆道路的, 越来越少, 或者走郭敬明的道路、或者瞎闹,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旁观

Link



